

走向胜利

早晨七点钟，一列火车慢吞吞地驶进了哈尔滨车站。汽笛尖叫了一声，二十来节车厢抖动一下，往前靠了靠，停在冷落的站台旁边。从四五十个门里，同时涌出一群群旅客和一股股热气，站台上顿时暖和多了。嘴里呵出的白气汇成云朵，在人群中飞升起来。

一节关得紧紧的闷罐车厢拖在火车末尾。待客车里的人都走空了，那节车厢的铁门才哗啦打开，呼啦啦跳下一群青年军人，你推我挤地拥到站台上，站成个歪斜的二路横队。他们穿着崭新的棉军装，戴着各色的皮帽子，穿着靰鞡^[1]，斜挎着一式的新挂包，只是肩上缺少一件要紧的东西——枪。

[1] 靰鞡是一种东北人冬天穿的鞋子，内部填充靰鞡草。



最后下车的是个高个子，唯独他的肩上背着一支三八步枪。那人高颧骨，高鼻梁，戴一顶蓬蓬松松的白兔皮帽，没有放下帽耳，因此身材显得更高。宽大的脸上围了半圈乱蓬蓬的络腮胡，差一点跟帽檐上的兔毛连接起来。他稳步走到队列跟前，用宽亮的嗓门喊了声“立正”，船一样的靴靸先后收了进去，并在一起。高个子迅速扫了一眼，发现多数人过分紧张，不是胸脯过挺，就是头抬得太高，队列变成一条曲线。他锁起浓眉喊了声“报数”，却省了个“向右看齐”的口令。他认为这个口令是多余的。

尖细、洪亮、低沉、粗哑的声音接二连三地爆响，一顶黑狗皮帽子往左甩了甩，抛出个数字，下手的淡黄脸汉子没有张口，声音中断了，队列中有人发出笑声。戴黑狗皮帽子的细长个子急了，尖声重复了一遍，同时抬起胳膊撞了撞紧邻，淡黄脸汉子才用受惊的声音叫出：“十七！”在继续报数声中，后排一径发出吃吃笑声。

最后一伍报完数，后排末尾有个沙喉咙叫：

“老洪！后排少一名。”

有人咕嘈了两句：

“还叫老洪哩！你没有穿上军装？”

高个子好像什么都没听到。拉住枪皮带向前走一步说：

“同志们！不累吧？”

“累倒不累。坐了三天火车，两条腿都快坐断了。”这话又引起一阵吃吃笑声。

“不累咱们就赶路。走一走，腿就活了。”

淡黄脸汉子听说要走，急忙往前跨了一步，搓着骨节粗大的手说：



“老洪，我有个亲戚在街上，想去看看……”

“算啦算啦，谁都有一亲半故，咱们不是看亲戚来的。”后排有人嚷起来，打断他的话。

戴黑狗皮帽子的细长个子一伸手，把他拉回原位：

“到了部队捎信吧。”

高个子走到淡黄脸汉子跟前，拍一拍他的肩膀：

“方世兴，到了部队我给你写信。说你参加了人民解放军，叫你的老丈人写慰劳信来，好不好？”见方世兴垂下眼眉不答话，便放大声音：“还是赶路要紧，对不对，同志们？”

“对！对！”

“走！赶路要紧！”

“早到早扛枪！”

队列里轰轰一片喊叫声。虽是零乱，却蛮有精神。高个子笑了笑说：

“可得走整齐呵，别让城里人笑话。”说罢抵住枪皮带，甩开一只空着的长胳膊，带头走了。

这列穿着新军装的队伍走出火车站，穿过结了薄冰的柏油马路，向南走去。本来他们还可以换车，再坐几站火车。可是近来军运繁忙，火车不准什么时候有，说不定还不如走路快。再则高个子老洪有个打算：该让同志们练练腿劲儿，增加一笔当革命军人的资本。

哈尔滨的早晨不但冷，而且冷清清，离火车站越远人越稀，走好久才能遇见一辆敞篷马车，或是一两个行人。这也难怪，杜聿明天天吹嘘要进攻哈尔滨，特务乘机捣乱，经常在清早黑夜打黑枪，市民们没事很少出门。刚一开头，这群青年军人还记得老洪在临出车站前吩咐过的话，规规



矩矩地成两行行走，不敢乱了队形，让城里人笑话。现在见道上人稀，队伍里就起了悄声低语。方世兴抢前两步，半仰起头，打问戴黑狗皮帽子的细长个子：

“志坚，到前方得走多少天？”

“听洪同志说，慢则十天，快则八天。我只盼明天就到，”方志坚边走边说，“人长双飞毛腿多好！”

方世兴叹口气说：

“火车能直通前方就好了。往后回家也方便。”

方志坚飞快地用尖利的眼光瞟了瞟他淡黄色的脸：

“唔，没到前方就想开回家的事了。瞅人家洪同志。从关里打到关外，打了日本打‘遭殃’^[1]，一口气也不歇。为咱们闹翻身，一个人背着杆大枪，翻沟越岭，这屯转那屯，熬夜熬得眼红脸青，忙了三个多月，哪天听他讲过挂家的话？”

方世兴又叹了口气说：

“老洪是千锤百炼一炉钢，咱怎能和他相比。”

“你不会学他？”方志坚有点不耐烦，说话时解开下巴下面的帽耳结子，卷起帽耳，露出年轻的五官均匀的全脸。

方世兴没答说，低下眼睛。

他俩是远房的叔伯兄弟。方志坚今年整二十，原先是屯里自卫队分队长，喜欢唱乐笑闹，屯里的年轻小伙子都乐意跟他玩。方世兴就不然。自卫队员们常跟方志坚开玩笑说：“往后别叫他二哥，干脆叫他二叔得啦！”从这句话里就可以看出方世兴的性情来了。不过方世兴也有一般年

[1] “遭殃军”是东北人民对蒋军的称呼。

轻人没有的长处，比方他的衣兜里不但装着足够的卷烟纸，还装着足够一天吃的干粮。他的背包也比别人大，光靰鞡草就装了四五斤。

“刚才亏你好意思在大伙面前提出来去看亲戚。人家说起来咱俩总是叔伯兄弟，把我的脸也丢了。”

方世兴没有答话，掏出一叠裁得很整齐的卷烟纸，拣了一张，从油腻腻的烟荷包里倒了些烟末子，往地上一蹲，卷起烟来。方志坚没有停步，在队伍最前面晃动的黑枪管吸引着他。屯里成立自卫队以前，他就摆弄过老洪的步枪。

他盯住那管熟悉的黑枪口，走着走着，两旁的洋楼消失了，出现密排的树行，城市给丢在后面。在光秃秃的树行后面，摊开收割过的田地，一股土地的气息钻进鼻孔，脑子里自然而然地涌起个活蹦鲜跳的场景：刚分到活阎王白增福家两垧好地的晚上，娘和弟弟盖着满是樟脑味的新被子睡下了。爹坐在炕上一股劲儿抽旱烟，两眼死盯着窗户，一会儿点头，一会儿微笑，一会儿又抽口气说：“三十年，啊，三十年，汗珠子积起来能装满一塘子呵！”坐到灯油快尽，猛一把抓住他的手说：“走！咱们再去看看！”爹的手火烫滚热。走到自己的地头上，沿着地边绕了个圈，爹掏起一把土闻了闻，送到他的鼻子跟前：“多香啊！”他真的闻到一股浓烈烈的香味。

这股香味现在又冲进他的鼻子。他望着展平的田地，好像遇见了一个知心好友。待他把眼光重新转到黑枪管上，它变得晶亮耀眼，更加喜人了。喔，原来太阳已经爬过树顶，把阳光射在枪管上了。

后边，有个愉快的声音唱开了歌子：

骑上大马挎起枪，

青年好汉上战场，



唱到这里，有几个声音加进来。原先那个沙喉咙把声音提得更高，听起来使人担心它会破裂。

父老的话儿记心上，
打垮反动派保家乡。

这个歌子是洪同志教的。屯里的青年和儿童们都会唱。方志坚喜欢这支歌，不过讲不出道理，兴许是因为它很实在。反动派仗着美国的势力，总在吵叫着要打过松花江。你不去消灭它，它就会打过来。那时家保不住，身也翻不稳，自己就是抱着这份心思参军的。临离家时，爹对他说：“孩子，别丢方家的脸，早日打垮反动派，早日享太平。”这支歌不是很实在吗！

这群青年军人一唱开头就很难收尾。他们唱了一个又一个，把肚子里的新歌子都倒完了，才用一阵咳嗽来结束。歌一唱完，劲儿也松下来了，有的卷烟抽，有的扯谈，队伍分成了好几截子。

一个金顶子屯的小伙子，在火车上跟方志坚搞熟的，此刻正走在他的旁边，悄声地问他：

“真跟敌人打起来，你怕不怕？”

方志坚把嘴努成个圆形，指着那顶摇晃的白兔皮帽说：

“他能，咱也能。反动派也是一个鼻子两只眼，头顶上没多长一只手，怕什么！”

“你猜猜我看？”

“怕！”

“怕？”那个小伙子把眼睛睁得溜圆，“我怕打不上敌人呢！在后方打‘中央胡子’^[1]真不过瘾。”

“喔哟！你比老洪还厉害。”方志坚大笑起来。

走在最前面的洪永奎排长跨着大步，脑子里片刻也安静不下，不管是想到过去或是将来，他觉得责任越来越重地压在自己的头上。

当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，全面地发动内战以后，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决定派两万五千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，他也在被调之列。他虽然本心不愿意离开部队，迨一听说这是目前党的迫切任务，就二话不说，带上大枪，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队。一下乡，就跟农民们一块下地锄庄稼，跟贫雇农打成火热一片。经过工作队的宣传教育，锁住庄稼人脑门的铁锁，一把一把地给打开了。金顶子，银顶子，方家窝棚……的贫雇农烧起了千丈火焰，一个个挺起腰板，联合起中农，斗争了世代骑在他们脖子上的地主恶霸，搬回一袋袋快发霉的粮食，要回了自己长年流过血汗的土地。他看到农民的胜利，满心欢喜，好像在战场上打了胜仗一样。正当他的感情跟农民们的感情融在一炉，差不多忘记部队的时候，县的党委会转来了调他回部队的命令。他回到县上，县委书记要他把一批新参军的战士带到前方。他们都是翻身农民，有一部分原来就认识。他们穿上军衣，成了部队的有生力量，跟自己的关系更亲了一层。可是他们过得惯军队生活吗？瞧他们眼前的模样，站队站不好，随便嬉笑哈哈，游击习气！不对，谈不上游击习气，干脆都是农民习气！应该提高他们，在路上先打个底子。

[1] “中央胡子”是东北人民对接受蒋军委任的土匪的称呼，有时也用来称呼蒋军。



他回望了一眼，人们三三两两地纠在一起，摩肩擦背，笑谈打闹。方世兴掉在后面两丈远，正在往嘴里塞东西，看起来简直不像个队伍。不行，得让他们锻炼锻炼，他扬起长胳膊，喊出口令：

“一，二，一！一，二，三——四！”

方世兴把吃剩的馍馍塞进口袋，跑步赶上队伍。原来是成单行走、三四个人成一行走的，有的退后，有的向前，成了双行。在应和口令的齐声高喊中脚步整齐起来了。

洪永奎听着整齐的脚步声，满心舒服。他转过身来，举起长胳膊使劲儿往下一劈：

“骑上大马挎起枪，——唱！”

骑上大马挎起枪，

青年好汉上战场……

雄壮的歌声合着脚步在田野上震荡开了。洪永奎被心爱的旋律所激动，愉快地加入了由自己开始的合唱。

二

洪永奎排长把这批新战士带到部队。他自己被调到师的战术轮训班去学习。新战士三个一堆，五个一群地分散到各个连队。

方家窝棚来的两个翻身农民，被分配到第二连。方世兴分到五班；方志坚分到二班。

方志坚是被二班长李进山接到班上去的。李进山一边问他的出身履历，一边打量他的浑身上下，弄得他不好意思，只得低下头答话，斜眼回看班长。班长的年岁不比他大多少，蚕眉大眼，瘦精精的脸盘中间安一管鹰爪鼻，浑厚中带着英气。皮带和绑腿都扎得紧梆梆的，脚下蹬一双新靰鞡，走起来一溜一滑，不大习惯，不像关外人。讲话的腔调有些像老洪，兴许也是山东人，可是他不敢动问。到了新地方，有点拘束。

一路上见屯道上散着干硬的羊屎，草房像一盘散乱的棋子，东蹲一间，西蹲一间，地头上插着新的木橛子，一看就明白：这地方刚分过土地。他们走到一个丁字路口，路口竖着秃了的独立杨树，树底下有个结了冰溜的井台，在那里拐了弯，走向一间低矮的茅草房。离门还有两丈远，李进山就敞开嗓门高喊：

“新同志来了！”

草房里奔出一伙人，方志坚还没辨清他们的眉目，那伙人就你拉我扯地把他拥进房里。进了里屋，又不容他细看，几只热乎乎的手按着肩膀，把他按在炕沿上。刚坐定，一碗热腾腾的开水就端到跟前。燃着草灰的石盆也搬了家，从炕梢搬到他的身边。这些动作来得好快，想拦拦不住，想辞辞不了，他只好一一接受了。那伙人手快嘴也快，七嘴八舌地爆出一连串问话。李进山摆着手说：

“别忙。先认识认识。”

嘈杂的声音静下来。班长先把新战士介绍给老战士，后指着老战士提名道姓，一一介绍。不知道是慌乱还是兴奋的缘故，方志坚连一个名字都



没记下。他只记得有个瘦伶仃的小个子，班长夸他是“神枪手”。待介绍完毕，他又冲着“神枪手”细瞅，见那人圆脸圆鼻子，两条细眉毛合起来也是圆的，眉毛下一对猫眼睛乌溜晶亮，挺秀气，看去不满二十。

“都上炕！都上炕！”李进山一招手，首先登上炕头，别的人跟着上炕，围成个半圆圈。刚坐定，各种各样的问话又像刨花似的飞出来。有的问后方怎样闹清算斗争；有的问他家里分了多少地；年轻的“神枪手”问他短缺什么东西。李进山趁机插话：

“还用你问，眼一瞅就明白了。杨占武，你有什么余富的东西？”说罢跨到炕梢，打开个白包袱皮埋头挑拣。

“神枪手”杨占武一脚踏过两个人，抢到炕头，打开一个包袱。别的人也一哄散开，掏摸各自的背包和挂包。方志坚正摸不着头脑，见班长递过来一件白布衬衣。那一边，杨占武塞过来一条叠得方方正正的灰军裤，别的人也都拿着毛巾、肥皂、单军衣，乱纷纷地放在他的腿上。方志坚像马驹子似的蹦起来，把肥皂、手巾撒了半炕。他涨红着脸，连连摇手说：

“那哪能！那哪能！”

背后，侧面，立地伸过几只手，把他按在原位上。李进山挪近一点，按住他的膝盖说：

“你缺东西用，我们有多多的，你就得收下。往后你有啥多的，我也不客气问你要。”

杨占武闪着猫眼睛说：

“我刚来的时候，班上同志也是这么待我的。你不收，就不像自家人了。”

方志坚猛一阵心酸，眼眶子里浮上眼泪。怕同志们看见，赶紧抬起头，望着屋梁。那挂在屋梁上的金黄的苞米串分不清是十串还是八串，合在一块，直在眼前打转。他想说几句道谢的话，可是话哽在喉咙里说不出来。

有人敲着窗户，传来嫩声稚气的尖叫：

“二班长！上连部领枪！去迟了可只有老套筒了。”

“小苗，有些什么枪？”杨占武的问题没有捞到回答。窗外那个影子早不见了。

李进山刚拉下一条腿，杨占武早像燕子似的飞下炕，闪出房门。方志坚一伸腿也要下炕，李进山一把拦住他说：

“放心。小杨的眼睛尖，准会给你挑支好枪。”

这里刚把衣服、毛巾收拾好，为新同志在炕头上腾出个铺位。那边杨占武背着支大枪，腰间挂了一大堆东西，碰得叮叮当当响，进门就嚷：

“新式武器来了！”

方志坚奔过去夺过大枪。杨占武指指点点地解释：

“这是七九式，枪是好枪。就一个缺点：年岁老了一点。”

方志坚顾不上接别的武器，就地摆弄起大枪，拉枪栓拉得太猛，让枪托打了一下膝盖。李进山在炕上笑呵呵地说：

“慢慢来。往后叫小杨教你。他能百步穿杨哩。”

“别听班长说的。”杨占武脸冲着方志坚说，“说实话，距离一百米打穿敌人胸膛，十有九差不离。打穿杨树叶子可没把握。”

方志坚有个脾性，凡是对劲儿的人，恨不得一下把心掏给他。跟杨占武虽说是乍见面，但见他那股热心劲儿，立刻对他产生了好感。



杨占武从身上解下别的武器和弹药，一件件地点交。方志坚把刺刀、子弹带、手榴弹袋挎在腰上，整了整军衣的下摆，乐滋滋地笑起来。现在全身披挂，啥也不缺，正正当地成了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了。他还不肯就此罢休，拔出颗手榴弹，抓住木柄，转来转去转了一阵，不知该怎么使唤。李进山指着个人说：

“回头让俞国才当教员。他是一等投弹手，撇得又远又准。咱们二班有的是人才。”最后这句话引起一阵哄笑。

俞国才一径坐在炕角落里，没说什么话。这人约莫三十挂零，腰围老粗，棉衣才遮住小肚，站起来一定比老洪还高。看长相，简直能把牛角拔起来。他正在抽烟，卷的烟也比平常人抽的粗一倍。见新同志瞅他，他露出阔大的门牙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

杨占武站在炕底下，指着李进山说：

“咱们班长能文能武，是个全才！”

李进山扬起手猛一弯腰，杨占武一挫身，像鲇鱼似的溜走。李进山扑了个空，差一点栽下炕来，又引起一阵哄笑。

方志坚的拘束劲儿一分也没有了，心里一乐，禁不住随着笑起来，笑得眯起眼睛，细长的身子在地上一摇一晃，好像在自卫队里跟大伙逗乐。他已经把这间茅屋当成自己的家，他觉得同志们个个都对劲儿。

辨不清在什么方向响起了号声，俞国才和杨占武一块跑出去。一会儿端进两只热气腾腾的大盆子，一个盆子盛的馍，一个盆子盛的猪肉白菜。吃饭时，一块块肥肉往新战士的碗里夹。方志坚吃了个九分饱。

刚放下饭碗，杨占武把他一把拉走。两个人来到井台旁边，靠着秃杨树并排坐下。杨占武话不绝口，把连上的情况告诉他。方志坚觉着桩桩件

件都新鲜有趣。余外还知道杨占武跟他同岁，从小跟着父亲打猎，打枪的本领在家时就学得差不多了。方志坚本来也想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，总是捞不到机会。谈了好久才手牵着手回来。班长告诉他说：把他编到俞国才的战斗小组里了。

跟俞国才的谈话可没有那么热烈。俞国才说话时没一次超过五句话，讲了几句就没有了，笑笑，又讲另外一个题目，讲几句又没有了，又笑笑。最长的一次也只是：“咱们的连长指导员是好人，班长也是好人。他们打死过不少日本鬼子，可从没有重说过同志们一句。都是好人呐！”但这几句简单的话却使方志坚立刻肯定：对这样的人，可以把心托付给他。

晚上，一班人暖烘烘地挤在炕上。方志坚把白天的事情回想了好几遍，才蒙蒙眈眈睡过去。

他被号音惊醒时，窗外还是漆黑一片，队伍比庄稼人还勤哪！那号音忽高忽低，在远处叫吼。他喜爱那种嘹亮的声音，听了觉得心地明朗，想跑到野地上去使出浑身力量。他再也不想合眼。过了一会儿，窗跟前也猛地腾起嘹亮动听的号音，炕上的人好像一起醒来，一起竖起身子。

方志坚跳下炕，背起大枪，带上全副武装，跟大伙一块冲到冷空气中。他紧跟在俞国才背后跑步，一步也没落下。

就从这一天起，像溪水流进大河，方志坚跟全班一块出操，一块上课，过起主力部队的正规军事生活。他简直一天到晚手不离枪，游戏时间也出小操，憋着一股劲儿，不愿落后。

方志坚虽说爱笑爱闹，可也爱看爱想，对啥都爱寻根究底，他不仅是带了一颗热心，还带了一双眼睛和一个脑子到部队来的。他不放松一分钟



时间，对周围的事情也不肯放过一件，他见连部的墙上挂着一幅红旗，就留上心了。星期日这一天，恰好轮到二班帮助伙房做饭。他和班长负责切菜，李进山切完一株白菜，忽然仰脸问他：

“你知道挂在连部墙上的是什么旗子？”

这话正合方志坚的心意，他停下菜刀说：

“老乡送的？”

“说来话长，”李进山用菜刀一推，把砧板上的一大堆碎白菜推进筐子，“这是四平保卫战当中得的奖旗。你听说过四平保卫战没有？”

“老洪对我说过。”

“哪个老洪？”

“洪永奎同志。”

“嘎，是八连的洪排长。他是全团有名的战斗模范。一块从山东过来的。”

“那回战斗，听老洪说打得挺凶。”

“可不是，整打了一个来月。我们成天成宵躺在壕沟里，浑身泥湿，好些同志都长了疥疮。咱连守在城东，几天几宵没睡，眼睛都熬得通红。那天早晨，反动派放了一阵排炮，用飞机盲目炸了一顿，从三道林子向我们进攻了。敌人边冲边嚷，我们谁也没作声，待敌人临近时，我们一声喊跳出壕沟。兔崽子们一见刺刀可慌了神，扭转屁股就跑。小杨在后面一枪一个，打得真够味。这一仗，光咱们二班就消灭了敌人一个排。‘猛虎连’的奖旗就是那回得的。”

方志坚听得出神，追问了一句：

“班长，你打得不错吧？”



李进山没有答复，噓了口气说：

“那次战斗，咱们二连牺牲了五个同志，这面锦旗是同志们用血换来的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的鹰爪鼻涨开来，浑厚的脸上蒙上一股仇气，抓过一株白菜狠切起来。

“那回有多少敌人？”

“五个军！是美国鬼子用兵舰运来的，从头到脚都是美国装备。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只要你勇敢，敌人就孬了。”

听了班长满不在意的口气，方志坚越想知道班长打得怎么样，就是不好再启口动问。当天傍黑，洗净锅子挑满水，就找俞国才拉话，故意把话题引到班长身上。从俞国才的片片断断的谈话中，才知道班长在四平保卫战中从没有好好睡过觉，长了满身疥疮，顾不得治，把心都操在战斗上了。在那次打退新一军进攻的激烈战斗中，他就是第一个亮着刺刀跳出壕沟去的。待回归阵地，腿上的疥疮都磨破了，血粘住了裤腿，他还是有说有笑，满不在意。全班的决心也就越打越大。用俞国才的话来说，就是“咱们班长起的作用可大了”。

嗣后方志坚就十分信服班长，没事常找班长唠谈。

班长对他讲了许多战斗故事。这些故事多迷人呵，每次都使方志坚听得出神。不过班长讲的总是别人的事，很少讲到自己，就是提到了，也只是捎带一笔就过去。每次讲完故事，差不多总是用这句话作结：

“你勇敢，敌人就孬了。”

班长的话里充满信心，听了以后，他就觉得一定能战胜敌人。这种信心慢慢地也在他的心上扎下根子。他时时刻刻细嚼着班长的话，还根据自己的想象，添枝添叶地发展故事的情节。



方世兴三天两头到二班来看他。没有别人在场时，总是唉声叹气，嫌队伍上的生活过不惯。他的淡黄脸慢慢变成深黄，脸盘也消瘦了，走起路来一拖一拖，好像脚上缚着千斤重担。开头，方志坚还抱着一股子热心劝解他、鼓励他，一见没起作用，就不大耐烦了。有次两个人在丁字路口碰上了，方世兴锁紧眉头说：

“腊月到了，我想回家去一趟，你看行吧？”

“我又不是连长。”方志坚转身走开，把他的远房叔伯伯哥哥丢在路上。

三

腊月初上，下了一场大雪，田野上一片白，村道淹没了，天空映成青色。太阳到了当午，还是淡沙沙的，好像它只是太阳的影子。尖峭峭的冷气从四面扑过来，从地底下冒起来，裹紧棉大衣出门，冷气还像锥子似的往骨髓缝里钻。松花江冻到了底，江上面的冰层也冻裂了。

松花江以南，在辽河边上的沈阳市里，蒋介石派到东北来的最高指挥官杜聿明，正在行辕里发出一道道进攻的命令。他忠实地执行了美国顾问制定的南攻北守的战略，妄想先拿下南满，再拿北满。秋天，他集中优势兵力抢占了南满的广大地区，现在又集中一切能够集中的部队，进犯南满的临江地区。

形势是紧迫的，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向北满部队发出了进军江南的命



令。驻在松花江北的部队立刻忙碌起来。

二连的军人大会会场设在一所三间打通的屋子里。二班赶到时，东西两铺炕上已经找不出空隙，地上也坐满了人。烟气和歌唱声飘满一屋，暖烘烘的，比门外要暖一季。方志坚找不到坐处，只得靠在门边的墙上。旁边的炕上正好坐着方世兴，他拉了拉方志坚，往里一指说：

“嗨！你看！”

方志坚透过雾腾腾的烟气，发现在一张方桌子后面，在路有德连长旁边，端端正正地坐着洪永奎排长。方世兴伸过头来悄悄地说：

“他来干什么？能当我们二排的排长就好。”

“怕是有什么事情来的。”话虽那么说，心里却盼望方世兴的话能成为事实，不过不是当二排长，是当一排长。

“你看，他的胡子都剃掉了，年轻了好几岁。”

李进山打断了他们的对话：

“别吵！听指导员讲话。”

瘦长的戈华指导员走到桌子跟前，脸上挂着跟平时一样的微笑，做了个手势叫大家静下，不紧不慢地说：

“同志们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你们猜是什么消息？”

“咱们要打仗啦！”东炕上响起个快乐的喊声。

“对啦，咱们要打仗啦！”指导员举起手斜劈下去。

屋里顿时静得像没有一个人。方志坚忘掉了洪同志，眼睛死盯在指导员的狭长脸上。

“杜聿明正在疯狂地进攻咱们南满的兄弟部队，想先把南满一口吞下，再拿北满。反动派的胃口虽大，可惜兵力不够。它想南攻北守，咱们